

太平寰宇記

第四十七册

太平軍年記

卷之六

太平寰宇記卷之一百九十一

四夷二十

北狄三

匈奴下

握衍胸鞬單于

烏維耳孫名屠耆堂鞬丁兮切

立暴虐國中不附烏

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眾單于怒姑夕王

恐即與烏禪幕

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眾降匈奴者也

及左地

貴人共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獬

先安切

為呼韓

耶單于

虛閭權渠則壺衍鞬之弟也

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

握衍胸鞬單于單于自殺其民眾降呼韓耶呼韓

耶欲令殺右賢王其下各相猜自立為單于凡五

單于爭立更相攻伐其後呼韓耶單于兄左賢王

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諸單于尋

郅支二單于也在東邊攻呼韓耶破走到郅支遂都單于庭

呼韓耶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耶計勸令稱

臣入朝事漢求助呼韓從之引眾南近塞遣子右

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婁力于切郅支亦遣子右大將駒

于利受人侍呼韓耶自款五原塞款叩也願朝甘露

三年正月朔會正月朔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

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

寵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

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金帛

各有差禮畢使使者導單于先行宿長平長平徑水上坂

上自甘泉宿池陽宮在今三陽縣上登長平詔單于無

謁不令拜也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

君長王侯數萬咸迎于渭橋下上登渭橋咸稱萬

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

祿塞下徐自為所築者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

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在朔方麻澤縣西北是也轉邊穀米糒

糒乾飯也音備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初呼韓耶來

朝詔公卿議其儀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
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待之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
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
義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如使匈

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于朝享不為叛臣卒終也本

以容禮待之若後不來亦非叛臣也信讓行乎蠻貊福祚流于無窮

此萬代之長策也天子然之郵支聞漢出兵穀助

呼韓耶遂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破

堅昆北降丁令音零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

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郵支留都之

初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耶遣使
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明年呼韓
耶強盛歸北庭人眾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旣
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耶益強恐見襲擊欲
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以爲匈奴大國烏
孫素服屬之卽使使至堅昆迎郅支郅支遂引兵
而西人眾中寒道死纔餘三千人至康居建昭三
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副校尉陳湯議發兵卽康
居斬郅支也卽就湯爲人沈勇多策每過城邑山川
常登望旣領外國與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

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鄯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
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
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
閒城郭諸國危矣且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
屯田吏士驅從烏孫眾兵驅帥之令隨從直指其城下彼
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
定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
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行遂矯制發城郭諸國
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吏士漢兵合胡兵四萬餘
人延壽陳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

軍分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至康居攻城陷之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賫帛書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千餘人甘延壽陳湯殺郅支還石顯匡衡以爲湯等矯制興師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乘危徼倖生事于蠻夷漸不可開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書曰郅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憫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

尉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
百死入絕域遂陷康居屠五重城歛侯之旗斬
郅支之首懸旗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
之恥立昭明之功遠夷懾服莫不震懼呼韓見郅
支之誅且喜且懼鄉風驅義稽首來賓立千載之
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錄
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
欲人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昔齊
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
而爲之諱行事

諱滅項之事

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

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

匹雖斬宛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

復償也扶目切

其他罪

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

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强于大宛

郅支之號重于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延壽

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于貳師之功百之大功

未錄小過數著臣竊痛之宜以時解懸通籍除過

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于是帝下詔赦之乃封

延壽爲義成侯湯關內侯郅支旣誅呼韓耶且喜

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

如初加衣服錦帛于前單于自言願求闕氏以自

親言取漢女而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音嬙

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

煌保守也自請守請罷邊備以休天子人民帝下

有司議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曰周秦以來

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

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

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

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于漠

北建塞徼起亭隧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拒寇也築外城設屯

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備天覆匈奴如天之覆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伏思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今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儀之教刑罰之誅愚人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且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

絕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人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致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慢易分爭之漸五也乘塞登之而守慢易相輕侮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朝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斥堠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

柴僵落谿谷水門

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也

稍稍平

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紀臣恐議者不審

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徭戍或十年之外百歲之

內卒有他變鄣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

累代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斥堠單于

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

于漢自稱恩德

請求無已小失

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

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帝納之

使車騎將軍許嘉口諭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

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奸邪放縱

出為寇害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河平元年復

株纍若鞮單于呼韓耶之子名雕陶莫皋纍力追反遣右皋林王伊

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坂河今

東郡河東縣也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

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

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匈奴數為

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

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于

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

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不如勿受

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

諛詐許遠切詐詞也

對奏天子

從之遣使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

遣去歸到官位如故四年正月又入朝加賜錦繡

繪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哀帝建平四

年烏珠留若鞮單于

復株纍之弟名囊知牙斯也

上書願朝五

年哀帝時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厥人

游猶流也河水

從西來故曰上游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之于水厥一涉切

自黃龍竟寧時

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

大故謂國之大喪也

上于是難之以

問公卿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

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理貴于未亂兵家之